

# 康区“白利土司”考\*

李志英

**内容摘要：**白利土司之起源非元代“必里”。直到明末清初，“白利”一词才固定地指康区一带的白利土司，此前其作为地名时多指安多地区；其中心区域应在今昌都芒康一带，且以此为中心四处扩张，至白利顿月多杰时期达到鼎盛，势力范围包括德格、邓柯、道孚、石渠、昌都、类乌齐等地区。

白利土司是明末清初崛起于康区的最大地方势力<sup>1</sup>，与同时期的丽江木氏土司相当。由于汉藏文通史类著作对相关问题的叙述多集中于固始汗进藏以前，关于其南下康区剪灭白利的事件则多语焉不详，目前学界关于白利土司的研究成果甚少。相关的专题和系

\* 本文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5 年度一般项目“17 世纪康区白利土司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QZY1515。

1 在前人的论著中，常使用“白利土司”来称呼来这一明末清初崛起于康北一带的地方势力。土司应指得到中央王朝赐封的地方政权或地方势力，但笔者根据目前所占有的资料来看，无论在汉文史籍还是藏文史籍中，该白利土司一直未得到中央政权的赐封，虽然格勒先生认为白利土司即元明时期所置的必里千户所，但对于必里千户所的地理位置，学界虽然有较大的异议，但都一致认为大体在今青海地区，与该白利土司地理位置不相符，且难根据“必里”二字来确定此白利是早期史籍中提到的“必里”。此外，将其称为白利土司，十分容易与清代雍正年间得到册封的康区白利土司混淆。在翻译上，藏文“འབྲི་པོ་ལོ་མོ་”一词是地名，但根据具体的文本语境，在汉文翻译上又有很大的不同，有时译为国王，有时译为皇帝，有时译为土司，本文仍从古使用“白利土司”一词称呼这一地方势力，但其与汉文中的“土司”一词含义有所不同。

统研究成果仅以德国学者彼德·史卫国《清代顿月多吉小传》、周华《藏族历史中的白利土司》<sup>2</sup>所言：“明末清初活动在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是从事藏学研究的人们长期以来非常熟知的名字,但对其生平却鲜有探讨。”<sup>4</sup>在白利土司的诸多问题上,学界的认识颇为分歧、模糊和含混,不仅常将白利土司与雍正年间册封的霍尔白利长官司相混淆,且对其起源及地望也颇多误解,存有较多的讨论空间。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相关藏文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尝试对白利土司的名称、起源、地望及扩张与势力范围进行探讨。

## 一、关于白利土司的起源

关于白利土司的起源,既有研究中一般将其历史追溯至《萨迦班智达致乌斯藏纳里速僧俗诸首领书》中所提及的“必里”。格勒在其著作《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中,认为信件中所提及的“‘必里’据考为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白利’之异音。”<sup>5</sup>赵心愚在其论文《和硕特部南征康区及其对川滇边藏区的影响》中引用格勒先生该观点,认为康区之“白利,即《萨迦班智达致乌斯藏纳里速僧俗诸首领书》中提到的‘必里’。”<sup>6</sup>同样,图齐(Guisepe Tucci)在其《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中翻译萨迦班智达此信件时,也作注指出:“Biri,很可能是西藏东部的 Biri 或 Beiri 人(汉文为‘必里’),大部信苯教。”<sup>7</sup>根旺也认为:“‘白日’作为地名和部落名可追溯到13世纪,当时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会蒙古阔端王后,于公元1248年前后,给西藏各地方政教首领写去一封著名的书信,即《萨班致乌斯藏阿里善知识大德及众施主的信》。在信中多次提到‘白日’‘白日各部’已归顺蒙古因而受益之事。”<sup>8</sup>这些看法的主要依据是《萨迦班智达致乌斯藏纳里僧俗诸首领书》,然而从该信件的成书年代、具体的地理位置及早期文献中关于白利的记载来看,白利土司非元代的“必里”。

2 周华:《藏族历史中的白利土司》,《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2(2): 47-65。

3 彼德·史卫国:《清代顿月多吉小传》,《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1): 8-14。

4 [德]史卫国(Peter Schwiieger)著,才旺南加译:《清代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小传》,《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1): 8-14。

5 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65。

6 赵心愚:《和硕特部南征康区及其对川滇边藏区的影响》,《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3): 57-62。

7 Guisepe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Kyoto Mcmxxx: Rinse Book CO.LID, 1980: 251.

8 根旺:《藏区多康古地名诠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0(5): 27-30。

# 1. 《萨迦班智达致乌斯藏纳里速僧俗诸首领书》中记载的“必里”

《萨迦班智达致乌斯藏纳里僧俗诸首领书》记载：

“前此数年，蒙古兵未至上部地方，由我率白利（ $\text{འབྲི་འུལ}$ ）归顺，因见此归顺甚佳，故上部阿里、卫、藏等部亦归顺，复又使得白利诸部输诚。故至今蒙古未遣军旅前来，亦已受益矣，然吐蕃之上部诸人有不知情者。”<sup>9</sup>

信件中记载必里在蒙古未到西藏前就在萨班的带领下归顺了元朝，并得到了元朝较大的优待。萨班以此来说服阿甲、丁藏等僧俗归顺蒙古。在藏文中，白利一词有时写作“ $\text{འབྲི}$ ”或“ $\text{འབྲ}$ ”，意为被青杠林包围的山林。从藏文发音和字形来看，二者词头都是“白利”，因为汉文翻译中同音字较多，“ $\text{འབྲི}$ ”或“ $\text{འབྲ}$ ”一词在汉文翻译本中有“白利”“百利”“白”“必里”等几种不同译法。但从该信件成书年代和元代“必里”的地理位置来看，

信件中的“必里”应就是后来的白利，尚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在年代上存在一个问题。这封信虽出自13世纪中叶的萨迦班智达（1182-1251年），却不并见于萨迦班智达的文集中<sup>11</sup>，而是最早出现在阿旺贡噶索南的《萨迦世系史》

一书。王尧先生早在1978年就将其译为汉文。其认为该信件成书时间在1629

僧阿旺贡噶索南（ $\text{ངག་དབང་ཀུ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 ，1597-1659/1660年）所著，成书于1629年，是作者综合以前的萨迦世系史写成，距离萨迦班智达生活的年代有三百多年，成书时间晚至明末。因此，要据此来得出元代之“必里”即后来的“白利”尚缺乏充分的依据。

9 阿旺贡噶索南坚赞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萨迦世系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103。藏文原文为：ངས་འི་འབྲི་ནས་ཐོ་བཞུགས། འདིར་ཤིན་ཏུ་ངོ་བཏུ་ལེགས་པས། ལྷོད་མངའ་རིས། དབུས་གཙང་བ་རྣམས་ངོས་བཞུགས། འི་འབྲི་ཐོ་བཞུགས་པར་ཡོད་ཀྱང་ལུས་པས། ད་བར་ལ་དམག་མ་སོང་བ་དེས་ལན་པ་ཡིན་ཏེ། ལྷོད་ཀྱི་མི་རྣམས་དེ་ཚོ་མི་ཤེས་ཏེ་མཆོས། 参见：ངག་དབང་ཀུ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 ཨ་ཕྱེས་ཞབས་ངག་དབང་ཀུན་དགའ་བསོད་ནམས་ཀྱི་གསུང་འབུམ་བཞུགས་སོ། འབྲི་ཏུ་ལྷོད་པོད་ཡིག་དཔེ་རྙིང་ལྷུང་རྒྱུད་འཚོལ་སྒྲིག་ཁང་། 2000(4)：110。王尧先生翻译此文时所用的是德格版(78-79)，并在文中给出了该版本的怀利转写，笔者很遗憾没有找到该版本，但与文集中所载藏文一致。详见王尧：《萨迦班智达公歌监藏至蕃人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78(3)：23-27。

10 在古藏文中，上加“ $\text{འ}$ ”和“ $\text{འི}$ ”有时会出现互换的现象，使用时较为随意，参看：འི་འི་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ལྷུག་འི་འི་འབྲི་ཐོ་མངའ་ཐང་དར་རྒྱུད་ཀྱི་སྐོར་རགས་ཙམ་གླེང་བ། 2009：19-54。

11 关于该信件的研究参看：David Jackson, "Saskya Pandita's Letter to the Tibetans: A Late and Dubious Addition to His Collected Works." *The Tibetan History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248-241。根据其研究，这封信件首次出现是在1629年，而在此前萨班所有的文集中都没有该信件，可能是此时格鲁派欲再次与蒙古人结盟，需要追溯其宗教权威，因此特意编造了这封信件。

12 王尧：《萨迦班智达公歌监藏至蕃人书》，1978(3)：23-27。





地区有“白利万户三部（འབྲི་ཁྲི་སྐོར་གསུམ།）、白利甲林（འབྲི་རྒྱ་སྤྲིང་།）等古老白利的称谓。”<sup>26</sup>但由于材料信息比较有限，很难明确二者地望在何处。

白利万户三部出现在《贤者喜宴·噶玛噶仓》中，在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1453-1506年）传记中记载：“白利（འབྲི་རི་།）土司的三部落、僧格米罗（མིང་གི་མི་ལོག།）地方的普哇塔（ཕུར་བ་ཐར།）等人向（法王）敬献有金、银、珠宝等许多物品。”<sup>27</sup>

在四世噶玛巴若必多吉（རོལ་པའི་རྫོ་རྗེ། 1310-1383年）的传记中提到了白利甲林（འབྲི་རྒྱ་སྤྲིང་།）的称谓：“此后，地方万户及白利甲林的部众迎请（法王），（法王）到了白朵、索、绛、喀三地及赤喀地方。”<sup>28</sup>

由上可见，在早期的一些藏文史籍中，白利作为地名，在地域上并不是固定的，在安多和康区都有叫白利的人、家族、部落或地方。但到明末清初，“白利”一词，开始比较固定地指中部康区之白利土司。成书于1646年的《西藏王臣记》载道：“五年冬王师指向青海，因巴尔康（བར་ཁམས།）白利土司顿悦多吉专宏苯教而对遍智·甘蔗氏之追随者多加迫害。”<sup>29</sup>其后的史书及教法史如《青海史》《安多政教史》《黄琉璃》《土官宗派源流》等基本沿用这一说法，即白利是中部康区重要的地方势力之一。

一些民间传说，也反映了白利作为地名几经变化的过程。根据白日吉美旺嘉先生收集的一条白利土司起源传说：白利最早建立在一片被青冈木（འབྲི་ཤེང་།）围绕的山林中，因而得名白利<sup>30</sup>。按照这一说法最初形成了阿扎白利（ཨ་གྲགས་འབྲི་རི་།），其后形成了昌都白利（ཚབ་མདོ་འབྲི་རི་།），最后散居为朱倭白利（ཉེ་ཕོ་འབྲི་རི་།），这是白利作为地名起源而言的民间说法，虽多有附会之嫌，但却较真实地反映白利地理位置的多变。

因此，白利这一称谓作为地名，虽然大量出现在一些早期藏文史籍中，但其指称的

元代之“必里”。

26 ལྷལ་མོ་འབྲུག་པ། བོད་ཀྱི་ལོ་རྒྱུས་རྒྱུང་གི་འབྲི་རི་དང་འབྲི་རྒྱ་སྐོར་ལ་དཔྱད་པ། གྲུང་གོའི་བོད་རིག་པ། 2012(2) : 47-65.

27 巴卧·祖拉陈瓦著，周润年、塔娜译：《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十一），《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2(6) : 51。

28 ཀམ་ཚང་དབང་ཀུན་ལྷུག་ཀམ་ཚང་གི་བརྒྱུད་པ་རིན་པོ་ཆའི་རྣམ་ཐར། རྫོན་མེན། རྫོན་ན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བ་ཁང་། 1998 : 431.

29 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西藏王臣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 127。

31 据《世界广论》中记载，阿扎在那曲东部，参见：ལུ་པ་མཁའ་པ་ཡས་ཤེས་དཔེ་འབྲུག་འཇམ་སྐྱང་རྒྱལ་བཤད། བཤའ་ཁང་། 2009 : 201.

32 在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妥坝区白日乡的地方。

33 即指朱倭，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一带。

### 3. 白利土司的氏族与世系

此外，白利一词还作为家族名称出现在藏文史籍中。白利最初是东氏（ཕོང）家族十二分支中的一支。《黑头凡人的起源》记载：

“东氏迎娶了哲娜玛（འབྲི་ལྷ་མ་），生了一个儿子，叫岗乾谢秀周（གང་ཆེན་བྱི་ལྷག་པོ་）。他有一个儿子，叫侏波德仔（ལྷག་པོ་ཉི་ཙོ་）。他有一个儿子，海螺般白色的男人，有一双碧玉般眉毛和海螺样顶髻，手持着白旗，白色藤鞭举头顶，是苍穹之下扎的战神，因而半数东氏云游天空。此人有一个儿子，叫伯纳郭若（པོ་རྒྱ་ལོ་ལོ་）<sup>34</sup>，他有一个儿子，叫拉松根达（ལྷ་མོ་རྒྱ་ལོ་ལོ་）<sup>35</sup>，他有一个儿子，叫明作德波东（མཐོ་བོ་ལོ་ལོ་）<sup>36</sup>，他有一个儿子，叫拉松根达（ལྷ་མོ་རྒྱ་ལོ་ལོ་）<sup>37</sup>，他有一个儿子，叫拉松根达（ལྷ་མོ་རྒྱ་ལོ་ལོ་）<sup>38</sup>。”<sup>34</sup>

其中，“侏波东占领东边的岗迦雪（གང་རྒྱུ་ལོ་ལོ་）之地。”<sup>35</sup> 其支系可分为上中下各两支共计六支。

“侏波东的六个殊胜之处：上部有吉（འབྲི）和雅（ཡག）两族，做了黑头吐蕃人的头人；中部卡沃（ཁ་བོ་）和白利两族，做了吐蕃人的大臣；下部有木雅（མེ་ཉག）及齐坦（ཁྱི་ཐན）两族，定居在康区的大砖觉洛多巴（ཁྱི་ལོ་རྒྱུ་ལོ་）。”<sup>36</sup>

白利为其支系之一，包括朵巴和岭巴两支系，其有可能是后来史书中所说的上白利

和上白利<sup>37</sup>。白利和岭巴是东氏十二部落中得名的两个部落。

户和臣相；在扎沃（ཁ་བོ་），有仔巴（ཙོ་པ་）和恭巴（གོང་པ་）；在白利（པོ་རྒྱ་ལོ་）有朵巴（ལོ་ལོ་）和岭巴（ལྷ་མོ་），那就是八大部落。”<sup>38</sup>

34 金东柱：《苯教古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之汉译及其研究》，2013：158。

35 金东柱：《苯教古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之汉译及其研究》，2013：158。

36 金东柱：《苯教古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之汉译及其研究》，2013：159。

37 根据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史料，很难厘清上下白利之间的关系，虽然白日吉美旺嘉先生在其研究中给予了一个非常好的上下白利世系图表，但其历史仍然是一团谜。

38 金东柱：《苯教古文献〈黑头凡人的起源〉之汉译及其研究》，2013：159。

成书于1434年的《汉藏史集》(ཏུ་བོད་ཡིག་ཚང་ཆེན་མོ)在谈到藏族族姓东氏<sup>39</sup>时亦说:

“兄长冬氏分出六个长系，在上部有巴曹氏和章叶氏，在中部有若则氏和热西氏，在下部有木雅氏和吉坦氏，由此六长系又分出六个尊贵系，即比日阿木多(བི་རི་འམ་དོ)和林巴，由若则氏分出的普巴和达巴，由吉坦氏分出的两支。以上为冬氏繁衍的长尊十二支”<sup>40</sup>

在此，白利亦作为东氏族下的十二支系之一出现。此外，在四世堪珠活佛且增却吉尼玛(བརྟན་འཛིན་ཚོས་ཀྱི་ཉི་མཱ་1730-1779年)的自传中提到：“传承为大者东氏，分支众多者扎氏，勇武者珠氏著名姓氏里，我的姓氏是传承者为大的侔东氏，是多康北部地区小姓部落中厉害的姓氏，再者，在玛域著名红白利地方居住的白利……”<sup>41</sup>，由此可以看出白利作为姓氏而言，源于东氏族。石泰安先生还进一步大胆地提出猜想：“这些南方的藏族一直扩居到昌都地区，即奴江和澜公河上游达(拉)曲江的汇合处。”<sup>42</sup>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白利土司真正开始崛起是从仁蚌巴末期及藏巴汗统治中期开始，即从白利顿月多杰的祖父白利雀崩(བི་རི་ཚོས་འབྲམ)和父亲阿潘杰(བི་རི་ཨ་འཕན་རྒལ)时期逐步崛起，到白利顿月多杰(དོན་ཡོད་རྒལ)时期达到顶峰，成为当时康区最大的地方势力，形成了后藏第悉藏巴(ལྷ་སྲིད་གཙང་པ)、蒙古的却图汗以及康区白利土司三足鼎立的局面。

笔者参照白日吉美旺嘉和周华两位先生的研究以及《拉托王统记》等传记和《达垅教法史》等教法史，将白利土司的传承系统列表如下：

39 在藏文书写中，东族系的写法有：ཕོང、འདོང、གདོང、ཕོང几种，汉文翻译中常写作：东、冬及董三种，本文统一写作东，引文则保留原书写。

40 法合字里，班禅嘉东著，陈庆基译，《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12。



迈得 (Ahmad)<sup>48</sup> 等一些西方学者也根据地理著作《世界广记》将其地理位置确定于今天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东部一带,夏格巴认为其中心地区应在丹曲柯(即邓柯)地区,即今天的石渠、德格县一带<sup>49</sup>。同时,在藏文字典类的工具书中,也多认为白利位于甘孜。如《东嘎藏学大词典》在解释“བེ་རི”和“བེ་རི་ཁང་”二词条时:“白利顿月统治的甘孜地区的政权名称”及“白利顿月统治下的甘孜朱倭大政权”<sup>50</sup>,同样的解释还出现在《常见藏语人名地名词典》<sup>51</sup>等一系列工具书中,在通史类著作中也常常在白利土司前加上“甘孜地区”,如《松石宝串》<sup>52</sup>等。

另一观点认为:白利土司的地望在今昌都地区一带。德国学者彼得·史卫国根据已获得的喇嘛传记认为,“我接触使用过的材料却表明,颠且多吉的白利可能位于拉托和

也许,我们可以把顿月多吉的白利和拉托南部的一个有同样名称的地方联系起来,此地位于昌都和德格之间的公路边,隶属于今天的西藏自治区昌都专区。在台赫曼 1922 年

其在《藏区多康古地名诠释》一文中提出:“汉文又作‘白利’、‘帕日’。藏文亦作 [ biri ], 狭义地名指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妥坝区白日乡,系历史上著名的‘白日王’官府所在地。”<sup>54</sup>周华先生在其文章中也指出:“中部康区白利位于六岗为主的玛康岗,即今昌都地区而不是甘孜地区。”<sup>55</sup>

“ེ”或“བེ་རི”这一相同的藏文称谓或者字形去厘清白利之地望变得更加困难。

但如前所述,白利这一称谓至明末清初以后基本固定为中部康区,即明确地说明白利的地理位置在中部康区。松巴堪布益西班牙觉 (སུམ་བ་མཁའ་པོ་ཡིས་ཤེས་དཔལ་འབྱོར། 1704-

48 Ahmad : *Sino-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17<sup>th</sup> Century*, Roma: Is.M.E.O, 1970: 119.

51 陈观胜、安才旦主编:《常见藏语人名地名词典》,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20。

52 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下),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 652。

53 [德]史卫国著,才旺南加译,《清代白利土司颠且多吉小传》,2001(1), 8-14

55 ལྷུ་མ་འབྲུག་པ། བེ་རི་ཁང་ལྷུ་མ་ལྷོང་ག་བེ་རི་དང་བེ་རི་ཁང་ལྷུ་མ་ལྷོང་ག་བེ་རི་དང་བེ་རི་ཁང་ལྷོང་ག། 2012(2) : 47-65.

白利(འབྲི་ལོ་)、古孜(གོ་མེ)、德格(བདེ་དག)、甘孜(གཙམ་མཚོ)、年措(ནུམ་མཚོ)等地”<sup>57</sup>,从这一分类来看,白利位于甘孜、德格一带的可能性较大。但成书更早的《五世达赖喇嘛传》记:“土司自中部康区的许多香客,向我奉献了茶、马、铠甲、犏牛等上百种礼品,隆重举行发愿回回法事。”<sup>58</sup>据此,中部康区应包括今昌都地区。《安多政教史》<sup>59</sup>亦记:“下部称为多康部,包括六岗,即撒茂岗(ཟལ་མོ་སྐང)、察哇岗(ཚ་བ་སྐང)、玛尔康岗(མུར་ཁམས་སྐང)、包柏尔岗(སྤ་འཕོར་སྐང)、玛尔扎岗(དམར་ཇ་སྐང)、木雅岗(མི་ཉག),这些都属于中康(བར་ཁམས)的范围。”<sup>59</sup>按其所记,位于玛康岗的昌都、察雅、芒康等县都是中康的一部分。故从中部康区这个分区来看,白利位于昌都地区和甘孜地区都有可能。但《拉托王统记》记载:

“值得一提的是,雄健勇武之德赛乌吉和热乌父子在位期间,统治着金沙江和澜沧江诸岗。此时,力量强大的白利土司以白利却崩为首,其百人百马就像钉于天空之六颗星,安住于拉托的右部地区,经撮合,拉托与白利建立姻亲关系,白利的女儿绰雪姆措扎(ཁྲོ་མོ་ཁྲོ་མཚོ་གཤམ)成为热乌的王妃。”<sup>60</sup>

按此记载,白利位于拉托的右部地区,与拉托相邻。拉托王所在地在今昌都县拉托乡一带,其右为自都丁畔乡一带,邻近江达县,因此,白利的地望应在在澜沧江和金沙江之间,而甘孜德格在雅鲁江和金沙江之间,与上述王统记所载不符。另外,从白利分

可以看出:“白利土司在擦哇岗(ཚ་བ་སྐང)下部的古拉昂雅(སྤ་ལྷ་དང་ཡག)下部迎请法主。”

50 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浦义成、才让译:《松巴佛教史》,三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351。

57 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浦义成、才让译:《松巴佛教史》,2013:331。

58 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66。

59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1989:3-4。

60 འབྲི་ལོ་མཚོ་མཚོ་གཤམ་གྱི་རྒྱལ་ཁམས། The Sungrab Nyamso Gyunpel Parkjang Tashijong Craft Community Tashijong, Palampur H.P (India), 1971: 57. 该书成书于1852年,原版为手写本,后整理为印刷体在印度出版,该版本与《昌

都史话》来源一致,表明的原文在藏语中为“拉托王”。



白利最初的位置应在今天昌都地区，其后通过扩张形成了昌都白利。

### 三、白利土司的扩张及势力范围

关于白利的控制范围，学界大致认为是：“东至道孚，西至邓柯、石渠的大片领土。”<sup>68</sup> 东嘎·洛桑赤烈则认为顿悦多吉在万历末年承袭职位后，白利土司加快扩张，先后“攻占了德格、邓科、那雪错周、昌都、类乌齐等地。”<sup>69</sup> 但实际上，白利控制的地区比上述范围还要大一些。

白利从白利尖崩时期开始逐步对外扩张。在白利尖崩时，《拉托王统记》形容白利的势力时云：“其百人白马犹如钉在天空中的六颗星一般。”<sup>70</sup> 其时还与相邻拉托结为姻亲。到白利父亲阿潘杰时，开始逐步征服周边小部落，并对外扩张。约在1618-1620年，白利顿月多杰的父亲阿潘杰及叔叔鲁赞杰（ལུ་བཅན་ལྷུང་།）时期，其父率部征讨玛康岗（མཁའ་གོང་།），<sup>71</sup> 并将其纳入其治下。对该地区参与反抗的僧兵及寺院进行了大肆的打压破坏。同

其父死后<sup>72</sup>，顿月多杰继续进行扩张，不断与周边地方统治者开战，扩展其势力。1620-1624年间，当时与白利家族世代交好的昌都帕巴拉活佛，因不满顿月多杰在其所属寺院庄园领地连续不断的征调兵役而心生隔阂，同时白利也听说当时帕巴拉师徒用很厉害的咒术诅咒他，因此决定向昌都开战，但冲突很快在白利顿月多杰的首席喇嘛噶玛巴的调解下平息。但在1626年，玛康岗地区昌都还县爆发了战争。当时米巴齐的

征服了玉树囊谦土司辖地，迫使囊谦土司背开离乡。1628-1631年间，丽江木氏土司与白利势均力敌，二者以金沙江中甸段为界，金沙江中甸段以北为白利辖地，以东则为丽江土司所辖，但二者在神川铁桥的归属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虽然白利听从首席喇嘛

68 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1984：85；赵心愚：《和硕特部南征康区及其对川滇边藏区的影响》，2002(3)：57-62；隋浩昫：《汗都事件及对清初川滇藏区的影响》，1996(3)：130-134。

69 东嘎·洛桑赤烈著，陈庄译：《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24。曾理江：《明

70 史国国认为白利的父亲阿潘杰可能死于1610-1615年。史国国著，方延刚加译：《清代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小传》，2001(1)：8-14。

噶玛丹培不攻打神川铁桥的建议，但未能阻止其叔鲁赞杰，1631年，鲁赞杰砍断了神川铁桥，对前来攻打的丽江土司人马造成了很大的破坏<sup>74</sup>。《昌都文献宝积》写到：“白利和绛在铁桥相争时，虽然白利军队兴兵（准备）攻打（神川铁桥），但中间起很好链接作用的大施主（顿月多杰）打算听从了（噶玛丹培的建议不攻打神川铁桥），但鲁赞杰仆斩断了神川铁桥，对过往的商旅造成了很大的损害。”<sup>75</sup>由此，白利统治了整个马康岗地区，下部领地与木氏土司中甸的神川铁桥接壤。1633-1634年间，白利进攻了类乌齐，迫使类乌齐的世俗统治者仁钦坚赞（རིན་ཚེན་ཀླུ་མཚན།）前往达隆寺避难，至此，白利的权力已达到顶峰，尤其是在1635年，控制了类乌齐、芒康、昌都，青海玉树、巴塘、理塘、中甸地区，成为康区可与藏巴汗与蒙古相抗衡的地方大势力之一。这在类乌齐寺的扎巴坚赞（གཞགས་པ་ཀླུ་མཚན། 1591-1642年）的传记中也得到反映：“猪年春天，白利迎请，见面十分愉快，此时正是白利领土范围大增之时。”<sup>76</sup>在扎巴坚赞的生卒年间共经历两个猪年，即水猪年（1623年）和木猪年（1635年），从上下文判断，该猪年应指1635年的木猪年。1636年，白利又与蒙古却图汗的儿子阿尔斯兰交战，将阿尔斯兰赶出康区。当时，阿尔斯兰途经康区时，对白利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财物抢劫，白利凭借精兵，将其赶出康区。至此白利势力为“上至革吉（དགེ་རྒྱལ།）、白黑杂部，下至木雅，多康三分之二的区域被其统辖，大多强悍部落尽归附其下。”<sup>77</sup>由此可看出其势力范围越过金沙江，

#### 四 白利土司与霍尔白利

74 བེ་རི་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རྒྱལ། བེ་རི་རྒྱལ་པོ་མངའ་ཐང་དར་རྒྱུད་ཀྱི་སྐོར་རགས་ཙམ་གླེང་པ། 2009 : 19-54.  
 75 ཚབ་མདོ་སློབ་ཤེས་རབ། ཚབ་མདོ་འཇིགས་ཚང་རིན་ཚེན་སྲུངས་པ། 2006 : 422 , བེ་རི་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རྒྱལ། བེ་རི་རྒྱལ་པོ་མངའ་ཐང་དར་རྒྱུད་ཀྱི་སྐོར་རགས་ཙམ་གླེང་པ། 2009 : 19-54.  
 76 བེ་རི་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རྒྱལ། བེ་རི་རྒྱལ་པོ་མངའ་ཐང་དར་རྒྱུད་ཀྱི་སྐོར་རགས་ཙམ་གླེང་པ། 2009:19-54.  
 77 རག་ར་དག་དབང་བཟུན་པ་རྒྱལ་མཚན། རྒྱལ་རབས་ཚོས་འབྲུང་གིས་དཀར་མེ་ལོང་མཁས་པའི་མགུལ་རྒྱན་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བོད་ཀྱི་ལོ་རྒྱུས་དེབ་ཐེར་ཁག་ལྔ། ལྷ་ས། བོད་ཚོང་ས་བོད་ཡིག་དཔེ་རྙིང་དཔེ་སླུལ་ཁང་། 2009: 279-280.  
 78 《དཔལ་ལྡན་སླ་མ་དམ་པ་ཀམ་བཟུན་འཕེལ་གྱི་རྣམ་པར་ཐར་པ་གྲུབ་པའི་རྣམ་ཐེངས་ཅེས་ཅེད》，汉译为《具德上师·噶玛丹培传》，该书由噶玛丹培撰写于土火龙年，即1629年，其于1637年圆寂，圆寂后3年，即1640年，米旁汝追（མི་པམ་ལོ་གྲུས་）著书记述了其1629-1639年最后8年的生活，该书1985年整理出版。由TBRC中心2003年在纽约扫描成书（W22202-1），在书名上与史卫国所提供的书名稍有不同，在前面加上了多康巴三字，但内容及页码与史卫国所提及的版本完全一致。

司”，常被简称为“白利土司”。该土司于雍正六年（1728年）投诚，其官寨所在地在今甘孜县生康村白利乡。该土司频繁地出现在清朝官方文件、研究著作以及旅行游记中，如《清中稿》记载：“二十四年，授尔丰驻藏办事大臣，仍兼边务大臣，募西军三营，率之出关。时德格土司争袭，构乱久，尔丰奏请往办，经泰凝、道坞、章谷、倬倭、麻书、孔撒、白利、绒坝、擦玉龙、濯拉、扩洛垛以至更庆。”<sup>79</sup>古纯仁著的《川边地区的霍尔与瞻对》道：“白利为霍尔五族之一……。”<sup>80</sup>据《甘孜藏族自治州概况》记载，该白利为霍尔七部之一：“后来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康、藏，遂有蒙古人移入元、明之交，青海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征服康、藏，封其王子七人于甘孜州北部甘孜等地，称为霍尔七部（清木同仔五部）。”<sup>81</sup>从这些记载来看，该土司与白利土司二者除于拥有相同的称呼外，在起源、传承、地望上都没有任何联系。

首先，霍尔白利土司为霍尔七部（一说五部）之一，兴起于清雍正年间。从其称呼前加上“霍尔”二字上来看，其兴起似乎与蒙古人有很大的关系。据说此霍尔白利的“第一代土司，相传是位医生，传至现在，仅二百余年。”<sup>82</sup>从家族名称角度而言，该白利家族为霍尔，而前文所述白利为东（ཐོང་།）。且白利土司在仁蚌巴末期及藏巴汗统治中期崛起，到白利王顿月多杰（རྟོན་ཡོད་ལྷལ་།）时期达到顶峰。但在1639年，固始汗南下康区后逐渐将其征服，固始汗“自此其地，白利土司逃去，在唐后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捕回，下入监狱，将前被白利土司囚禁的萨迦、格鲁、噶举、宁玛、达隆巴等派的大德，尽皆救出监狱，谷谷达还本工。”白利土司后被处死，他的两个儿子逃往昌都，白利家族自此衰落。因此，从二者的兴衰历史上来看，二者并没有前后传承的关系。

其次，霍尔白利位于甘孜地区，傅嵩焘《西康建省记》中载：“白利距甘孜三十里，部落偏小，在孔撒、章谷、倬倭疆域中，宣统三年，同灵葱土司一律缴印改流。”<sup>84</sup>而白利土司的地望在昌都地区，前文已讨论，在此不赘。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常常在研究著作中被混淆，视为同一地方势力。例如石泰安在其著作《汉藏走廊古部族》就认为：“白日（Liz）是董族的第八个‘高人’集团，它很可能就是白利土司（Be-ri），在康地是名声赫赫的，为五个霍尔小王国之一，位于甘孜以北。”<sup>85</sup>在此，石泰安将东白利与霍尔白利混为一谈。

79 赵尔巽撰：《清史稿·土司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14224。

80 [法]古纯仁（F. Gore）著，李思纯译：《川滇之藏边·川边霍尔地区与瞻对》，《康藏研究》，1948(18)：21-28。

81 甘孜藏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委：《甘孜藏族自治州概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185。

82 根旺：《藏区多康古地名诠释》，2000(5)：27-30。

83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注：《土观宗派源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232。

84 傅嵩焘：《西康建省记》（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166。

85 石泰安著，耿昇译：《汉藏走廊古部族》，2013：49。

## 五、结论

里”。在早期藏文文献中，白利一词有地名、官名、家族名、人名等指称。其作为地名时，地理位置多指向安多南部、多康之宗喀地区，并非今康区白利土司。直至明末清初，藏文中才将“白利”一名用来固定地称呼康区之白利土司，并在其称谓前冠之“བར་ཁམས་”一词，用于指代其地理位置。此外，这些文献还记载“白利”是早期东氏族著名的十二分支之一。因此，我们很难凭借语音学，将藏文“འཇི་རི”一词等同于康区之白利土司，并将其历史追溯至元代之“必里”。因材料相对有限，要弄清这些白利之间真正的关系，仍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

者兴起于雍正年间，并在各种游记和调查材料中频繁出现。

第二，白利土司统治的中心区域并非先藏认定的甘孜地区，而在今昌都芒康地区。白利土司最初以昌都地区为中心，在白利雀崩时期开始扩张，至白利顿月多杰时期达到鼎盛，拥有康区三分之二的领土，包括德格、石渠、道孚、邓柯、类乌齐及丽江以北广大地区。其崛起与强大，对周边地区包括青海、云南、西藏的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梳理其起源、地望及其扩张后的势力范围，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我们对这些区域

丹萨麻真译，难译绍，内容发浮，德藏教，莫德宗，柏授相，吴的白利，笔，  
在七六、五白和和天次天中大年加研解开有细核，议有他的付，出，此大难成，任此唯  
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李志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